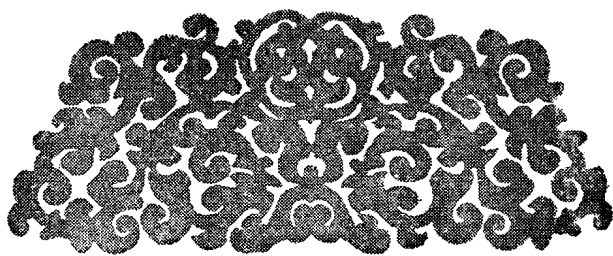




閩西人民堅持鬥爭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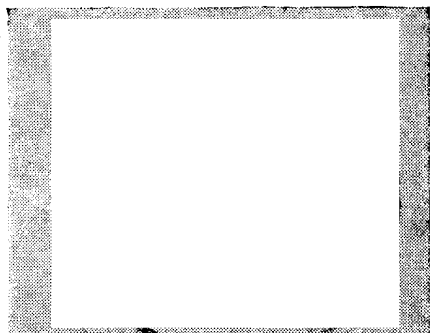
王樹人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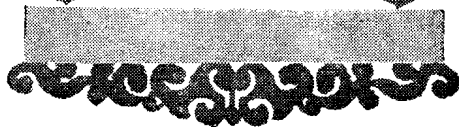


閩西人民堅持鬥爭二十年

王 樹 人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37
51
1

EL263.2

書號：滬 590 (21-159)
閩西人民堅持鬥爭二十年

著 者：王 樹 人
出版者：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印刷者：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5) 16,001-31,000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定價 3,700 元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三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序

閩西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了二十年的英勇鬥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們曾配合紅軍主力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幾次的『圍剿』；在紅軍主力北上後，又堅持了有名的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發動了『閩西事變』，對積極支持抗日戰爭的人民實行血腥的屠殺，但閩西人民在十年艱苦的游擊戰爭中，不僅粉碎了國民黨『清剿』陰謀，而且壯大了自己，以至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配合南下大軍，解放了汕頭、梅縣、龍巖等十餘縣城，與人民解放軍主力勝利會師。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在二十年漫長歲月中，閩西人民所進行的鬥爭，確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蹟』。因為他們『愛死了紅軍，恨死了國民黨』，他們從實際生活的體驗中，認清了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有生路，他們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在共產黨領導

之下，十年如一日地艱苦奮鬥，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才獲得了今天的勝利。

這本小冊子雖不能系統地敘述閩西人民二十年鬥爭的經歷，但從這些突出的鬥爭場面與革命人物的介紹中，的確可以看到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一個方面，增加了我們不少鬥爭勇氣，使我們更加信心百倍地來完成當前一切鬥爭任務。這篇通訊在解放日報上連續發表後，讀者紛紛來信要求出版單行本，特由作者校正補充出版，以滿足讀者的要求。

魏克明

目 錄

訪問閩西·····	一
一九二九年——翻天覆地的日子·····	六
保衛土地的鬥爭·····	一六
後田村——革命的勝地·····	二五
堅持鬥爭就能勝利·····	三四
在戰鬥中成長壯大·····	四三
發揚革命傳統，建設新閩西·····	五四
後記·····	六一

訪問閩西

閩西的革命老根據地是位置在福建西南部的山地裏，包括龍巖、永定、上杭、長汀、武平、連城、漳平等縣約一百餘萬人口的地區。這是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在那裏召開有名的古田會議的地區。很長一個時期，都是和江西中央根據地聯在一起，成為當時中央根據地的組成部分之一。這中間雖然由於敵人的進攻，被隔斷過，但直到國民黨五次『圍剿』之前，閩西的長汀、上杭等縣，都是當時中央根據地的邊緣和前哨。

這個地區，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動員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支持了當時的革命戰爭，打敗了敵人的多次進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上杭境內的古田，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有名的古田會議，親自起草了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決議，確立了建黨建軍的整套理論與原則，奠定了人民解放軍勝利發展的基礎。紅軍主力

長征後，這個地區，在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等同志領導下，堅持了有名的三年游擊戰爭，並在戰爭中發展了自己。抗日戰爭初期，黨又領導農民進行了反對地主收租奪田和國民黨變相『收租奪田』的鬥爭，因而在龍巖、上杭等地，包括約十五萬人口的地區，農民能基本上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實。當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第二支隊北上抗日，國民黨繼『皖南事變』之後，在這裏發動了血腥的『閩西事變』，黨又被迫撤退到山地去。但是在方方、魏金水、劉永生、謝育才、朱曼平等同志領導下，堅持了艱苦的十年游擊戰爭，最後開闢了閩粵贛邊區二十多個縣的敵後工作，在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影響下，解放了汕頭、梅縣、龍巖、上杭等十多個城市，到解放時，與南下的解放大軍勝利會師。這個地區從起義的第一天開始，二十年來，在長期孤立作戰的環境下，一直堅持了革命鬥爭，沒有間斷。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一直堅持着鮮明的黨的旗幟，指示着閩西人民的鬥爭方向。

在我沒有到閩西之前，我就聽到很多關於閩西老根據地的羣衆的高度政治覺悟的故

事：

在三年游擊戰爭當中，有一個龍巖的少女，爲了支持紅軍游擊隊，偷偷把糧食送上山去，被反動派抓到了。敵人奪去她的糧食，割去她的奶子，但是她說：『你們可以把
我殺死，但是我們不能讓紅軍餓死。』

在解放戰爭時期，閩粵贛邊區黨委二十多人駐在永定大埔邊境的一座山上，還帶着兩部電台。反動派半夜包圍了山下叫饒子石的一個小村莊，把全村三十多人都趕到土牢裏，吊打、灌水，要他們供出邊區黨委住在什麼地方。從老人到孩子，從男人到女人都打遍了，但是沒有一個說出的。到第二天中午，一個老頭子假稱大便，偷偷奔到後面的山上報告說：『山下到了反動派。』事後，同志們到村裏去慰問，但羣衆們說：『有你們在就有希望！就是我們死了，你們也能爲我們報仇！如果你們遭了害，那我們就什麼都完了。』

我也聽到解放以後在閩西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在連城的一處山地裏，住着一個孤獨的老婆婆叫華玉珍，她會有兩個兒子參加紅軍，解放已經半年多了，她還不知道，一次

村裏的工作同志到她家去徵收公糧，她以爲又是什麼國民黨要捐的來了，不肯給。工作人員對她說：『這是支援解放軍的。』但是她聽不懂什麼叫解放軍，還是不肯給。以後一個同志對她說：『這是給紅軍的，紅軍回來了。』她連說：『支援紅軍的，有，有！』於是她從家裏揀好的細糧拿出來，並且要自己揹到城裏去，她說：『我一定要去看看紅軍。』

當駐福建的解放軍某某團到龍巖去的時候，幾十里路以外的羣衆都趕來歡迎，要看看解放大軍，到處也都掀起了慰勞解放軍的熱潮，豬肉、雞蛋，成擔的挑到駐軍的地方去，婦女們組織了洗衣隊，要替解放軍洗衣服。一次，有個解放軍代表對羣衆道謝說：『我們來到你們新區，受到你們這樣的熱烈歡迎、慰勞，我們非常感謝。』但是羣衆中有個人馬上起來糾正這位同志的錯誤，他說：『同志，你這話說錯了！我們這裏不是新區，我們是老蘇區；你們同志也不是「來」到這裏，你們是「回」到這裏了。』在部隊裏，從幹部到戰士，個個都翹起大拇指說：『呵，到底是老蘇區！』

爲什麼閩西人民的革命鬥爭，在那樣長期孤立作戰的環境下，能夠繼續了二十年之久沒有間斷呢？他們怎樣堅持下來？是什麼力量在支持着他們？閩西人民二十年來爲什麼這樣階級分明、恩怨分明呢？二十年，在反動統治下，有些地區的農民，居然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實，這些果實又怎樣保持下來，經過了哪些鬥爭？在歷次鬥爭中，出現了哪些英雄事蹟，又出現了哪些英雄人物？

——我就是帶着這些問題訪問了閩西。

一九二九年——翻天覆地的日子！

在閩西我走過了龍巖、永定、上杭等地的許多村莊，會見了許多老年的、中年的農民，在我和他們的談話與接觸當中，他們講得最多，也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三個字：

『十八年』。

這是指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農民起義的事。幾乎每個四十歲以外的農民，一談起話來都喜歡談談『十八年』長、『十八年』短，就像有些新解放地區的羣衆，總愛談談解放前後的故事，慣拿『解放』來做他們生活上與思想上的分界綫一樣，在閩西，人們都是拿『十八年』來做分界綫的。龍巖白土有個老農民對我說：『「十八年」來就使我們愛死了紅軍，恨死了國民黨反動派。』這個老農民的話可不是隨便說的，二十年來閩西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已經充分地和生動地爲他證明了。

爲什麼一九二九年所發生的事情會在閩西勞動人民的心裏留下如此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並且又能給予他們那樣巨大的堅忍的力量呢？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要瞭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去回顧一下『十八年』前閩西人民的生活，以及『十八年』前後在閩西所發生的一些事故。

『十八年』前 昏天黑地

我曾聽見農民們以『客話』唱過一首歌：

『石榴花開滿樹紅，

今日世界大唔（不）同，

有錢之人就享福，

無錢之人一世窮。

木匠師傅篋籬牀（指竹皮做牀），

做衫師傅爛衣裳，

泥水師傅巫（無）屋住，
種田之人空米房。

住在山中怕豺哥（狼），
住在鄉中怕土豪……

土豪放債剝削人，

還有劣紳欺負人……

講到巫（無）錢會發顛，

講到劣紳心就驚，

勾結官廳派兵餉，

要派五百派一千……』

這是『十八年』農民起義前後流行在閩西民間的救窮歌，這首歌正是當時閩西農民、豪紳地主，和國民黨官廳之間不同關係不同生活的寫照。

我也曾在龍巖鐵石的下洋村進行了一次調查，這個村在一九二九年起義前共有二百

四十餘戶，一千五百餘人，耕種着七百多畝田，在這七百多畝田當中，只有二十畝田左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其他在每畝每年收穫的十五羅（每羅七十五斤）稻穀中，要以十羅的稻穀作爲地租繳給地主。加上當時國民黨駐龍巖軍閥陳國輝部的人頭稅、牲畜捐等苛捐雜稅的搜刮，全村平均每戶缺糧七八個月，最多缺糧十個月。在缺糧的月份，農民除做些苦力彌補外，都是到山上去採些洋蹄草、鷺葉、金狗頭等野菜來充飢。月利三分以上的債利成爲每家除地租以外的沉重負擔，賣兒賣女頂租還債的現象相當普遍。農民張金全，起義前七口人，種地主三畝多瘦地，年收稻穀五十羅，繳去地租三十羅，就缺糧八個月，欠五十塊大洋的債，沒辦法時就把兩個弟弟都賣給了人家。

而地主豪紳呢，他們的生活可就完全兩樣了。在永定三區，曾看到一座圓形的碉堡似的大樓，名環極樓，共三層九十間，牆壁內外都繪着美麗的花紋，樓後倚着一座小山，樓前是潺湲的溪流，極盡豪華。按照當地的習俗，樓下照例是廚房和客堂，中間是穀倉，頂上則是寬敞的房間。這個大樓是屬於八家同姓的地主所有，因此地名也叫做八家村。在這個大樓的旁邊，有着一些較小的骯髒的破樓房，那是農民住的，多至四五十

家合住一起，有時每戶攤不到一個房間。至於土地的掠奪佔有更是可驚的，在上杭連城邊境的福利村，全村六四七二畝田中，就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屬於地主的。僅曾任國民黨上杭縣黨部書記長的連城大地主黃永茲就佔有二千餘畝田。當地農民陳李養告訴我：每到收割的時候，這些地主就叫農民把米穀挑去繳租，有時親自或派人帶着風車大斗，坐着轎子到鄉下收租，除地租一粒不少外，還要農民雞鴨魚肉的額外供奉。由於他們這樣殘酷的剝削了農民，他們的生活就更加荒淫無恥，娶四五個以至七八個老婆不算，在武平的北部，一些地主惡霸甚至有着對女性的野蠻的『初夜權』。像武平大禾區地主潘美慶有三百多畝田，和國民黨一鼻孔出氣，他的話就是『聖旨』，那一個婦女給他看上了，晚間就去強姦，女人的丈夫只能在旁忍氣吞聲。一年有一個姓劉的農民和一個漂亮的姑娘結婚，潘美慶馬上派人叫把新娘送到他家裏去。這樣，周圍被他姦淫的婦女在百人以上。這些也還不夠，在有些地方，他們更勾結官府，私設公堂，任意拘禁拷打農民……在這時候，閩西農民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但也就在這時候，閩西農民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逐漸覺醒了，同時紅軍來了！毛主席來了！

『十八年』中 驚天動地

早在一九二七年，閩西的部分地區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就有了秘密農會的組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八一』南昌起義的南下大軍到達廣東大埔，閩西人民革命領袖張鼎丞同志曾趕到排頭壩去會商武裝鬥爭工作。一九二八年，在張鼎丞、鄧子恢等同志的領導下，首先在永定的金砂、龍巖的白土、上杭的蛟洋三地，先後舉行了農民起義。數百農民用鳥槍、塹刀、三股叉、單響槍、九節龍做武器，憑着革命的熱情，攻打龍巖和永定縣城。雖然，由於當時敵我力量的懸殊，白土的農民在進到龍巖城郊的時候就給陳國輝匪軍打退了，金砂農民在攻進永定城內三小時後也自動退出，但是這些起義卻震撼了整個閩西，提高了農民羣衆的覺悟，進一步加強了農民需要起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的認識和要求。

一九二九年五月，也就是閩西農民念念不忘的『十八年』，工農紅軍第四軍在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率領下，由江西進入閩西，閩西農民用起義來響應他們。這時，起義的